

2501



字良文史



第四輯

92

宜良文史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宜良县
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



封面题字
封面设计
篆校 刻对

尚文
赵迎宁
谭志刚
段林荪



宜良文史 第四辑
云南省新闻出版局批准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第一版
印数：2000册
工本费：2.50元
宜良县教育局印刷厂印刷

史史資料工作源於統一戰線於統一
戰線的發展反過來又服務於統一戰線
而統一戰線又是服務於黨的總路綫
策的

辛未年歲尾

尚文書

目 录

1	往事回忆·····	杨子才	(1)
2	杨子才同志简介·····	文史委	(10)
3	悼念林坚同志·····	苏继泉	(12)
4	林坚同志生平·····	云南省轻工厅	(19)
5	姜迪芳同志生平事略·····	武丕光	(21)
6	全国文化系统劳模陈春林·····	刘 伟	(25)
7	钱穆在宜良·····	梁明山	(32)
8	浴血抗战的四位宜良将士·····	徐增树	(36)
9	柴石滩水库工程“三上两下” 的前前后后·····	张世昌 朱家宾	(44)
10	英雄大沟兴修记·····	念 焜 段举才	(55)
11	开凿东河轶事·····	陈纯武	(61)
12	西河史话·····	徐靖邦	(71)
13	宜良的水上航运事业·····	马德全	(87)
14	阳宗海纪事·····	朱兴元	(94)
15	陪同比利时洞穴学家考察九乡·····	郑祖荣	(100)
16	岩泉诗钞·····	郑祖荣	(117)
17	《段氏家谱》序·····	严子述	(119)
18	《段氏家谱》序·····	段克昌	(121)
19	段克昌生平略述·····	官天俊	(123)

- 20 段希文抗战事略.....徐增树 (129)
- 21 流亡异域的段希文将军.....润 尘 王 冰 (136)
- 22 宜良第一所独资创立的学校.....段恩溥 (155)
- 23 解放后宜良的粮食市场.....萨本雄 (168)
- 24 宜良养鸭业概说.....马大用 (180)
- 25 宜良烤鸭历史与现状.....王学礼 吕荣逵 (184)
- 26 宜良人口源流.....张文超 史 荣 袁思敏 (188)
- 27 忆北羊街的农民夜校.....苏继泉 (193)
- 28 回顾与展望.....政协宜良文史委员会 (196)
- 1992 年文史工作总结及 1993 年工作设想

往事回忆

杨子才

一九九二年春，我收到家乡宜良县教育局一纸公函，要我
就母校一中写点回忆文字。“白头思家风霜里，老木苍波无限
悲。”当时觉得，我在家乡度过的童年充满辛酸，再去回忆，只
能徒增愁怅，还是不写罢了。可时隔两月，县教育局的老局长、
当年在陈赓麾下进军云南的老战士王永春，突然在五月十一
日闯进我的办公室，说他此次来京，是代表家乡父老，要我无
论如何写点什么，给故土留作文史资料。他情辞恳切，不容推
辞。“征夫怀远路，游子忆故乡。”尽管我离开宜良已四十八个
年头，往事不堪回首，但爱乡思乡之情，何曾断绝？！于是，我便
在忙完公务之余，深夜坐在灯下，动笔追回幼年那些早已遥远
依稀的记忆。

（一）

我原名杨材，家住在宜良县蓬莱乡（原叫西浦乡）高桥村。
它位于宜良坝子的中央，土地肥沃，景色宜人。我家世代代
务农。儿时听老人讲，远祖是江苏人，明朝初年随西平侯沐英
进军云南，就居留下来了。我的祖父、外祖父都是清末的秀才，
而我的父母却都一字不识，终年劳作，向土地要吃喝。祖父死
后，父亲分得十几亩地，耕种度日。

父母生养我们兄妹五人，我排行第三。我七周岁那年

(1938年),被送进三里外的下栗者小学读书。学校不许打赤脚,而我家生计又不宽裕,母亲便为我做了双布鞋,规定不论冬夏,要光脚走路,到了校门口才许穿鞋,放学时则一出校门就得脱鞋。上学路上全是空旷的田野,早晨不时有饿狼出没。一次我遇到一只狼踟蹰路间,吓得哭了起来。幸好此时对面有人匆匆走来,这只狼才不情愿地下路向田野间走去。

我就读的小学是一座老旧的院落,只有一间教室,供一至四年级合用,四个年级坐成四片。全校只有一位老师,上课时按四、三、二、一的顺序,给一个年级讲课约半小时,然后责令温习,再转向另一个年级开讲。这样,上一天学,能听到老师的讲授也就是个把小时。在今天看来,这样的教学很可笑,可是在三十年代,云南多数农村还不知学校为何物,能有新学校,那怕简陋如牲口棚,只要能读书,已经算是很幸运了。

在我的记忆里,上学简直是受罪,没有什么乐趣,它比之我与小伙伴们在田野间游玩,无异是关禁闭。加上课文念上三遍我便能背诵,教学内容满足不了我,而老师又一再要求重复学习,我便觉得索然无味。于是我便不时逃学,与未入学的儿童遁入田野之间,不是抓鳝鱼,就是捉蟋蟀。抓鳝鱼是在春夏之交,先到水田埂上,凭着鳝鱼吐出的浮在水面的白沫,侦察到它打的洞儿,然后一人堵住前洞,一人从后洞去捅,鳝鱼向前洞一窜,就被抓住,最多一两个小时可抓到四五斤。抓到了鳝鱼,小伙伴们便分工,你回家偷油,我回家偷酱,他去自家菜地里偷小南瓜,然后宰杀鳝鱼,用一只小锅在野外煮了吃。那滋味美极了!我活到今天,中国外国的各种宴席吃过不少,但总觉得不如儿时在野外煮的鳝鱼好吃。而我那赤手空拳即可抓到鳝鱼的“绝活儿”,离家近半个世纪,走遍南北东西,竟没

有机会再一展身手。每念及此，便觉得此生失去了许许多多。

至于捉蟋蟀，是入秋后到野地里去翻寻，捉到了，就用来比赛，看谁的蟋蟀最健斗。记得有次我捉到一只头很大、健猛异常的蟋蟀，打遍全村无敌手，小伙伴们的蟋蟀全成了手下败将。我洋洋得意，喜不自胜。可是好景不长，一次我打开盒子给小朋友们观赏，这只蟋蟀一下跳了出来，刚一落地，就被院子里的一只大公鸡一口啄去。为了这事，我大哭了好几场，无比伤心。

在一二年级的时候，因为抓鳝鱼和捉蟋蟀，我逃学不止一次，并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我的老师，大约牢记着“教不严，师之惰”的名言，我每次逃学，他都怒不可遏，施以体罚。除了罚站，还要用竹鞭打手心。他强令我伸出左手掌，然后咬着牙连连狠抽。每次打过之后，我的左手掌都要肿好几天。一次，母亲发现我的手掌肿得象发面馒头，心疼地哭了起来，边哭边骂我不争气，也怨恨老师心肠太硬，打别人的儿子这般舍得下手。在当时，我对这位老师不仅毫无好感，而且恨他，觉得他是我生命的克星。过了些年，我才意识到，正是这位严厉无比的老师，使我顽皮撒野的习气有了收敛，懂得了在人生旅途上得循规蹈矩。

我在下栗者村小学的后两年，换了一位宜良城里的女老师来任教。她模样长得好看，和学生们说话总是笑咪咪的。她从不打我们，那竹子教鞭只指向黑板，不碰任何一个学生。我每次注视她，都有一种亲切感、依恋感。在她手下念书，我感到有了乐趣，再也不逃学，对功课也用心了。

这期间，教室后边的一家有钱人盖楼房，人声嘈杂，吆喝不断，影响上课。老师说过他们几次，这家的女主人就恼了，来

到课室的窗外骂街。她拖长声音，如同唱歌一般，抑扬顿挫地咒骂道：

“城里来的女人哟，
你给老娘好生听着：
别以为你叩头拜过孔夫子，
天底下就数你了不起；
你就是宣统皇帝的亲生女，
今天老娘也不怕你！
老娘有钱自己盖新房，
有哪个地方碍着你？
你说三道四来干涉，
那全是狗拿耗子瞎操心！……”

她一连骂了好几天，难听的话不断升级，城里的知识女性没有这种唱歌般对骂的本领，老师只有受气的份儿，哭了起来。村里的头儿们知道了，赶紧跑来，安抚老师说：“她盖个瓦房楼，自以为挺神气，其实连省城的厕所也不如！山村女人无见识，不知礼，请老师多包涵。”这头儿又把那女人申斥了一通，风波才告平息。

我的这位老师很注重语文教学，讲解细腻，还常要我们写作文。一次，她布置我们写一件自己经历的事情。我大约是写了一个雨天到山林里采蘑菇的事儿，文字有些情趣。老师看后，加了一个批语：“只要努力不懈，将来必有成就。”这句话也许是老师不加思索写下的，但它令我终生难忘，激励我在雪染双鬓之年，仍在“努力不懈”。“人生何为不相识，君老江南我燕北。”五十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未见到我的这位老师，我不知道她是否还活在人间，他若健在，我祝福她健康长寿，晚年幸福。

她若离开人世，我愿博大的地母让她的灵魂在九泉之下得到安息。

(二)

读过四年初小之后，(1942年)我到高桥村东面的苏羊村高小读一年级。这年下半年，家庭发生悲剧。由于国民党军队到处抓兵，我的父亲到外地躲避，染上了霍乱，回到家时人已经不行了。他垂危之际，我母亲怕传染我们兄妹，不让我们靠近，她把一切危险都承担起来，一个人日夜照料我父亲。尽管这样，我还是被传染了，上吐下泻，气息奄奄地等死。当时村里驻扎着国民党军队，他们的医官见死不救，连一只针也不给打。拖了几天，我竟奇迹般地好了，可我父亲却离开了人世。父亲去世后，村里人怕传染，没有肯来帮助把遗体入殓和抬去山上安葬，母亲便领着我，逐门逐户去给人叩头，才请了几个人来帮助。抬上山安葬那天，邻村怕传染，把村子的寨门紧闭，不许通过，父亲的灵柩便被扔在路旁。过了些天，母亲又领着我到邻村叩头，苦苦哀求，别人可怜孤儿寡母，发了善心，才使父亲的灵柩得以上山安葬。“人生一世能几时，满目山川泪沾衣。”父亲的悲惨死去，使我懂得了什么是人世的冷漠与无情，幼小的心灵受到极大的创伤。从那时起，我失去了童年的活泼与欢乐，才十一岁，就变得沉默寡言，象个小老头。

父亲去世，家里劳力不足，我放弃读书，加入了大人下田劳作的行列。日复一日的田间劳动，使我懂得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句所言不虚，更加

懂得了人世的艰辛，生活的艰难。本来，母亲打算让我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当农民算了。可是，到了第二年（1943年）春天，亲戚们劝我母亲说：“孩子聪明，你再苦，也该供他读书。”母亲被说动了，决定让我复学。鉴于去苏羊村上学，每天往返都要趟过村东那条河流，夏天河水暴涨有被冲走的危险，冬天水寒冻得双脚裂开血口，便让我转学到江头村高小一年级插班。读了半年，学期考试成绩第一，老师又了解到我曾高小一年级读过半年，下半年就让我升级读二年级，并在这年年底毕业。

高小毕业时，因为那时学校稀少，全县应届毕业生也只有百把人，所以毕业考试集中在县城举行。开考前，考生集中听姓关的县长训话。这位县长个头不高，面容清瘦，穿着长袍马褂，象个老夫子。他先拿起花名册，将考生逐一点名，然后“致训词”。他这篇讲话不看对象，孔夫子放屁——文皱皱的，让人听不大明白。但是，作为一县的“父母官”，能为高小毕业生主考，颇为重视教育，在国民党的昏官群中，他已经算是个明白人了。

（三）

高小毕业之后，我于次年（1944年）考入宜良中学（今天的宜良一中）就读。入学考试成绩不错（记得是第二名），看榜时喜形于色。

真是“能读书人天下少，不如意事古来多。”我考上了初中，虽然令全家高兴，但接着愁事又来了。学校规定学生一律

要穿米黄色的童子军校服。我长到十多岁，都很少做新衣，穿的尽是母亲把哥哥的破旧衣服改改补补而成的。这次没有办法了，母亲只好破例为我买了一件上衣料子，一方阴丹士林布，做了件童子军上衣，另加一条海兰色镶白边的领巾（后来，这条领巾曾伴随我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转战东北、南下两湖，进军两广，可惜后来遗失了）。那童子军短裤，则是用我哥哥穿破的一条米黄色裤子改补而成的。开学的时候，别的同学穿着新校服兴高采烈，而我却穿着一条打补丁的裤子，并因此招来一些家境富有的同学鄙夷的目光。可同学们并不知道，我这个连一条童子军裤也买不起的学生，却是我们全村当年唯一考上了初中，能到城里上学的少年。我的同龄小伙伴们，对我能穿上这条打补丁的童子军裤也万分羡慕，因为他们中能读完小学六年级的人都很少，相比之下，我已经是村子里的幸运儿了。

我到城里读中学，发愁的另一件事是食宿。在食堂或饭馆包伙食，我家里包不起。母亲让我挑上铺盖挑上米，到城里一家穷亲戚家食宿，在城里走读。我每周回家，星期日帮母亲干农活和家务事，当晚又背些米或家里种的蔬菜到亲戚家食用。亲戚家生计更艰难，伙食顿顿是米饭咸菜之类，一年到头无荤腥。由于饮食差，我的身体一直很瘦。我面有菜色，身穿破裤，那景况虽谈不上凄惨，也是令人感到辛酸的。但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差，这点又可以让人自慰。课外，我狼吞虎咽地阅读一切能找到的书，包括《三国演义》等名著，那时记忆力特别好，所读过的书，包括背过的唐诗，至今依然记得。

我在宜良中学读书期间，使我对旧制度产生憎恨的，是国民党政府的“征实征购”。所谓“征实征购”，就是农民按年向政

府交纳的货币税，改为交纳稻谷，除交高额税谷外，每亩还另购（其实是抢，因为那钞票如同废纸）稻谷若干。当时到底交了多少，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那年我帮着母亲，雇请驮马，把全家一年收获的稻谷，一多半都运到城里交纳，家里剩下的，连口粮都不够了。母亲边交稻谷边流泪。白居易有诗云：“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国民党政府用暴政盘剥人民，不正是这样的豺狼吗？！看着母亲悲伤不已，估量今后的日子过不下去，当时我想，要是手上有枪，我一定带一帮人打进县城，杀尽贪官污吏，把他们强收的稻谷重新分给农民。

国民党给我家制造的灾难日甚一日。到了1945年春，征兵的祸事又降临了。我父亲就惨死在国民党抓兵上头。此时地方保甲又把眼睛盯着我们兄弟。我二哥早已到据说是可以抵兵役的国民党兵工厂去当苦力了，可地方保甲长说：“三丁抽一，你家四丁，必须抽二。”他们要把我大哥也抓去当兵。大哥自然跑到异地他乡躲了起来。真是“旷野白骨多于土，犹捉乡民作兵丁。”保甲长如狼似虎，不抓到人是决不罢手的。他们先把我母亲投入县衙门的监狱。我弟弟当时才两岁多，还背在母亲背上，也被同时投入监狱。我知道了这个消息，如五雷轰顶，哪里还有心思念书！母亲是全家的擎天柱，先得救她，不然这个家就完了。于是，我离开课室，直奔县衙门征兵处，找到滇军六十军派来的一个副团长，请求他收下我当兵，换出被关在牢狱里的母亲。那个副团长瞧了我一眼，嫌我又瘦又小，不要，挥手叫我走开。我就是不走，留在那里向人哀告。直到太阳快要下山，来了个上尉连长，我向他下跪，诉说我家的悲苦。他天良未灭，动了恻隐之心，答应替我想想办法。他走进一间办公

室，一会儿出来说，答应收下我去做一名勤务兵，可以放我母亲了。就这样，国民党政府用毫无人性的办法，强迫我这个没有步枪高的十四岁少年当了兵。但他们得到的，是旧制度的一个叛逆者和掘墓人。

过了几天，我母亲被放出，我便随队伍开拔离开宜良，到了抗日战争前线。“关山万里远征人，一望关山泪满巾。”我已经见不到自己的故乡，见不到亲人了。后来才知道，我离开宜良那天，我母亲从乡下赶来为我送行，想再看我一眼，但她还未赶到，队伍已出发了。她大哭了一场。我一去多年无音讯。每到过年过节，她都要呼唤着我的名字啼哭，痛不欲生。

“五更月照他乡影，万里河流故国声。”家乡在我的记忆中，虽然充满了悲酸与残酷；但她也曾给了我童年的欢乐，尽管它是那么稀少。家乡的劳动人民是善良的，家乡的山山水水是美好的。是那方土地养育了我，是母校给了我不少知识，使我后来得以自学成才。我虽然“少小离家，老大不回”，但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故乡，思念母校。听说，宜良的教育事业解放后大大发展了，宜良一中早已今非昔比，学生人数比解放前多了许多倍。农民的孩子再也不是入学无门了。欣慰之余，我希望家乡的青少年，莫忘前辈想求学有多么艰难，在幸福的日子，切不可昏醉。你们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好世道，珍惜自己青春年少的好时光，倍加努力学习，勇于锤炼自己，尽快成为参天大树，做社会的栋梁之才。“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超过前人，时代也不容你们落后于前人。

杨子才同志简介

文史办

杨子才,《解放军报》社(中央军委机关报)总编辑(正军职),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北京杂文学会副会长,高级记者。

1930年12月,他生于宜良高桥村,是普通农家的儿子。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在下栗者小学、苏羊村小学、江头村高小和宜良中学读书。1946年6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年1月入党。参加过东北解放战争的全过程及平津、渡江和南下解放湖南、广西诸战役,立过两次大功。

1958年,他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任《解放军报》驻广州军区记者、记者组长。参加过中印边界自卫反击的战地采访和王杰、“硬骨头六连”等先进典型的报导。曾被广州军区政治部评为好党员,并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64年,被评为《解放军报》记者标兵,《新闻业务》等刊物向全国介绍过他的事迹。所写的《草原铁流》,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给的“报告文学奖”。从1975年起,先后任《解放军报》政治工作宣传处副处长(副主编)、处长(主编),并一度兼任记者处代处长。曾主持本部门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的报道,朱伯儒和“爱国拥军模范”赵珍妮、段兰英的宣传,在军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85年以后,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国内部主任、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出访过亚洲、欧洲等一些国家。1989年调回《解放军报》社工作。

杨子才同志在从事新闻工作的三十多年里,发表过大量新闻作品、评论文章及杂文。1991年,长征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萤窗杂文集》、《萤窗二集》。《萤窗二集》所收入的,包括“新闻文论”、“业务探秘”、“海外掠影”三部份,都是1986年以来的新作。他以杂文为主的《萤窗三集》,长征出版社已排印,预计明春降世。

杨子才同志热爱故乡,尤其关心青少年的学习。他为《宜良文史》教育专辑写的《往事回忆》一文,生动地记述了一个农民的儿子在旧社会读书的艰难,殷切希望晚辈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好世道,勤奋学习,报效祖国。我们相信,全县师生一定会把杨子才这篇回忆录和他的自学通讯结合起来学,吸取经验,脚踏实地,刻苦学习,拼搏向前,将个人前途和祖国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把我们的教学工作推向一个新阶段,为振兴宜良、振兴云南、振兴中华作出贡献。